

《故事荟萃一百种丛书》之四

小将军送客

杨天成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《故事荟萃一百种丛书》之四

小 将 军 送 客

杨天成编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《故事荟萃一百种丛书》之四

小将军送客

杨天成编著

责任编辑 周承刚

＊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峰窝8号)

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＊

787×1092毫米 1/32 5.5印张 125千字

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000册

ISBN7—5048—0098—8/I·8

书号：11267·81 定价：1.30元

目 录

61. 武松醉打蒋门神·····	(1)
62. 血溅鸳鸯楼·····	(11)
63. 闹江州·····	(19)
64. 真假李逵·····	(27)
65. 铁牛搬娘·····	(34)
66. 三打祝家庄·····	(40)
67. 大名府·····	(54)
68. 活抓史文恭·····	(63)
69. 燕青打擂·····	(72)
70. 岳飞学武·····	(78)
71. 枪挑小梁王·····	(85)
72. 陆登守城·····	(93)
73. 岳母刺字·····	(102)
74. 挑滑车·····	(108)
75. 小将军送客·····	(115)
76. 金兀术败走黄天荡·····	(122)
77. 王佐断臂·····	(133)
78. 风波亭·····	(143)
79. 钓鱼城·····	(153)
80. 零丁洋·····	(161)

武松醉打蒋门神

北宋时，清河县有个好汉，姓武名松，排行第二，不仅长得身材威武，相貌堂堂；而且性格刚烈，为人正直义气。他曾经在阳谷县景阳岗上单身打死一只老虎，因此远近闻名，成了人人景仰爱慕的英雄。后来，为替他的哥哥武大报仇，杀死了潘金莲和西门庆，自首后被刺配到孟州牢营。

武松自从到了孟州以后，不但被当厅免去一百杀威棒，没有吃苦，反而每天都有一个军士送来鱼肉酒菜给武松吃，还不时端茶送水，侍候武松十分周到。武松想不出其中的原因，心里十分纳闷。一天晌午，军士又端来酒饭，武松再也忍耐不住，用手按住酒食盒子问那人：“你家主人是谁？为什么一再送酒饭给我？”那军士回答：“我家主人是管营相公。这酒饭是小管营相公让我送给你的。”武松听了更觉得奇怪，又问：“我是个犯罪囚徒，没有给管营相公半点好处，他为什么要送酒饭给我吃？”军士回答：“小人怎么知道。”武松心里想，我是清河县人，他是孟州人，彼此素不相识，他为什么这样照顾我？看来一定另有缘故。于是，又追问军士：“小管营相公姓什名谁？”军士告诉武松，他家的小相公姓施名恩，使得一手好拳棒，当地人都叫他金眼彪施恩。武松听了高兴地说：“听你这样讲，他一定也是个好男子。你快去请他出来和我相见。”军士却站着不动，回答说：“小管营曾吩咐过小人，暂时先不要告诉你。你如果

要求和他相见，也要等半年、三个月之后。”武松一听这话，焦躁起来，大声叫道：“休要胡说！你快去请小管营出来和我相见，否则，这酒饭我从此以后再也不吃！”军士害怕受主人责备，仍是不肯去；后来见武松动了气，才不得不去里面找小管营相公。

武松等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才看见施恩从里面跑出来，到了武松跟前一头拜倒在地上。武松连忙还礼，嘴里说：“我是一个犯了罪的囚徒，从前和你无缘相识。前些日子，承蒙你免了我一顿大棒，还每天好酒好饭款待我，小人实在受之有愧，真是‘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’。”施恩站起来说：“小弟久闻兄长大名，如雷灌耳；只因相距遥远，不能相见。今天幸亏兄长来到这里，正要拜识尊颜，只因没有东西来款待兄长，因此无脸面出来相见。”两人寒暄一阵后，武松便问：“刚才家人说，等半年、三个月后，相公有话要跟小人讲，不知要讲些什么？”施恩支吾其辞说：“那是家人不懂事，随便一说。”武松料想小相公一定有事求托自己，便一个劲地追问，定要施恩马上说清楚。施恩只好实说：“小弟佩服兄长是个大丈夫，真男子，有件事想要求助与你。因为这件事，非兄长不能办到。只是考虑到兄长长途跋涉到这里，身体一定疲劳，因此想请兄长先休养三、五个月，等身体恢复后，那时再跟兄长说明底细。”武松听了，呵呵大笑地对施恩说：“小管营，不是我吹牛，实话告诉你，去年我害了三个月的疟疾，在景阳岗上又喝醉了酒，还打翻了一只老虎，只用了三拳两脚，便结果了它的性命，何况今天！”施恩听后还是不愿马上说明底细，一定要武松休养几个月，先把精神养好。武松不高兴地问施恩：“你是不是担心我没

有气力？既然如此，我问你，前天我在天王堂前看见的那个石墩子有多重？”施恩略一思索，告诉武松大既有三、五百斤重。武松听完，拉起施恩的手，一边往外走一边说：“我就把它举起来让你看看。”

两人一同来到天王堂前面。囚徒们看见武松和小管营来了，都一齐施礼问好。武松用手把石墩子摇了一摇，又象认真又象玩笑地说：“小人真是娇懒了，哪里举得动这家伙！”施恩信以为真，也就随声附和地回答：“三、五百斤重的石头，不要说举，能挪动就很了不起了。”武松听了，笑起来。“难道小管营真不相信我能举起来？你们大家都靠边站站，看我武松把它举起来。”说完，武松把上衣脱下系在腰间，把那个石墩用双手一抱，高高地举过头顶，接着又用双手一扔，咚的一声，石墩落地，砸出一个一尺来深的大坑。大家一看，都惊呆了。武松又用右手抓住石墩上的缺口，用力提起向空中一抛，石墩被抛起一丈来高，武松伸手接住，轻轻地放回原处。然后转过身来，大家见武松脸不红，心不跳，连大气都没有喘一口。施恩和囚徒们愣在那里，好一会儿才醒过来。施恩跑上去抱住武松，连连赞叹：

“兄长哪里是凡人！简直是天神！”其他囚徒也跪倒在地，不住地说：“神人！是神人啊！”施恩把武松请到后面厅堂坐下，武松又催施恩说：“小管营现在可以爽快告诉我是什么事情了吧！”施恩回答：“请先坐坐，等家父出来相见后，再告诉不迟。”武松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你要叫人干事，却这样婆婆妈妈？真不是个干事的人，就是一刀一枪的勾当，武松也替你去干。如果有半点含糊，便不是人！”施恩这才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小弟从小跟江湖上的师父学了些枪

棒武艺，在孟州一地，人们给我起了个诨名金眼彪。这里东门外，有一座市镇叫快活林，无论是山东，或者是河北的客商们，都去那里做买卖。因此镇上店铺林立，热闹非常。小弟一来仗着有些武艺在身，二来用了营里八、九十个囚徒，也在那里开了一家酒肉店。过往路人都要到店里打尖吃饭，因此生意兴隆，每天都能赚些钱。一个月下来，少说也有二、三百两银子。不想最近本营的张团练新从东潞州来到此地，身边还带了一个人，姓蒋名忠，身高有九尺多，江湖上给他起个绰号叫蒋门神。这个人不仅身材高大，还有一身的好本事：使得一手好枪棒，拽拳飞脚，最善于摔跤。他曾夸下海口：‘三年前去泰山摔跤，不曾碰上一个对手。普天之下，老子第一’。所以，他到此地后，就抢夺了小弟的酒店。小弟不肯让给他，便被他一顿拳打脚踢，打得小弟两个多月起不了床。那天兄长刚来时，我还包着头，吊着胳膊呢。直到今天，创伤还未好。小弟本想约人和他厮打，可转念一想，他有张团练那一班正军做靠山，如果闹将起来，我们也占不了什么便宜。一想到这儿，小弟就有无穷之恨。久闻兄长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如果兄长能替小弟出这口怨气，我死而瞑目。只是担心兄长路途辛苦，气力还没有恢复，所以想让你先休养半年、三个月等身体恢复了元气，再商议不迟。不想家人说漏了嘴，小弟隐瞒不过，只好实告。”

武松听完，呵呵大笑，问施恩：“那个蒋门神莫非是三头六臂？有哪吒一样的本事？”施恩回答没有。武松就说：

“我武松生平最恨这般横行霸道、蛮不讲理的东西！既然那蒋忠是一个脑袋、两只胳膊的普通人，我们还坐在这里等什么？快拿些酒来，带着路上吃。现在我就和你去找蒋忠那小

子，看我不把他象景阳岗上的老虎一样结果了。打死了他，自有我来偿命。”施恩一再劝说武松不可冒失，最好明天先派人去打听一下蒋忠是否在家；否则打草惊蛇，走漏了消息，反而吃他算计。武松急不可耐，听不进施恩的劝告，硬要马上去找蒋忠，两人争执不下。正在这时，老管营从屏风后面走出，开口说道：“义士，老汉听见多时了。难得义士一片侠肠义胆。我儿能结识义士，真是万幸。请义士到后堂一叙。”武松跟着老管营到了后面，彼此施了礼，相对坐下。仆人端上许多酒肴果品，老管营亲自给武松把盏，说：“义士如此英雄，谁不钦佩。义士如果不嫌弃小儿，请满饮此杯，受小儿四拜，结为兄弟，以表恭敬之心。”施恩听了，正中心意，磕头拜了四拜；武松也慌忙站起来还礼，两个从此结拜为弟兄。三个人好不高兴，便开怀畅饮。施恩父子都不大能喝，武松却喝得酩酊大醉。

第二天，施恩父子见武松仍然酒醉未醒。商议的结果是，等明天再说。武松醒来问，就推托说，已派人去打听过了，蒋忠不在家。

武松醒了果然要去，施恩使用上面的话回答了他。武松老大不高兴，愤愤地说：“明天去，倒不打紧，但却让我这一天不痛快！”早饭后，施恩陪武松在营外转转，回到客房又说些拳棒枪法之类的闲话，看看已到晌午，施恩请武松到家里用饭。饭菜不用说，无非是鸡鸭鱼肉之类，不过酒却很少。武松是个宁可不吃飯，也要喝足酒的人。他见酒少，又不便张嘴问，心里自然不高兴，草草吃完，便回到自己的客房。这时两个仆人进来服侍武松洗澡。武松就问他们：“你们小管营今天为什么只用饭菜招待我，却不多拿些酒出来？”

这是什么缘故？”仆人回答：“因为你昨晚喝多了酒，老管营和小管营担心会误事，今天才没叫你去找蒋忠。所以他们商量，今天不让你再多喝酒，明天好去干正事。”武松恍然大悟：原来他们怕我喝醉酒误了正事。

第二天一早，武松穿戴整齐，把脸上的金印用膏药贴好。临出门时对施恩说：“你要我打蒋忠，需依我一件事。”施恩问：“什么事？哥哥只管说来。”武松说：“出城到快活林的路上，每过一家酒店就要让我喝三碗酒，这叫做‘无三不过望’。”施恩听了，心里盘算了一下。到快活林的路上，少说也有十二、三家酒店，每店喝三碗，总共要喝三十五、六碗，连忙叫道：“不行！不行！哥哥还不醉倒了！”武松大笑：“你怕我醉倒误事是不是？说老实话，我是喝一分酒，就有一分本事；喝十分酒，就有十分本事。如果不是酒后胆大，如何能打死景阳冈上的猛虎？”施恩听了，放下心来。“既然如此，我家有的是好酒，让仆人挑着在路上给哥哥喝就是了。”武松拍手叫好，说：“正中我意！今天喝足了酒，使出手段来，痛打蒋忠那小子，也叫大家大笑一场！”施恩马上让人准备了酒食担子，派两个仆人挑着先走了。老管营不放心，又暗暗挑选了一、二十个健壮大汉，慢慢地跟随在武松后面。

武松和施恩两人出了孟州城东门，便一直奔向快活林。走了不到三、五百步，就望见大道旁边有一家酒店。两个挑着酒食担的仆人已等候在那里。武松和施恩到里面坐下后，仆人送上酒，武松二话没说，连喝了三大碗，起身便走。这时正是七月，天气十分炎热，武松又喝了酒，身上发热，索性解开衣襟。走没有一里多路，又见到一个酒店，武松进去

又照样喝了三大碗。就这样走走喝喝，喝喝走走，约莫过了十来家酒店，武松已喝了三十多碗酒，施恩看武松并不很醉。两人走到一座树林跟前。武松问施恩离快活林还有多远，施恩告诉他前面就是。武松便让施恩不要送了。施恩也嘱咐武松不可轻敌。

两人分手后，武松一人向林子里走去。这时天已正午，武松的酒劲涌上来，也不过五、七分的醉意，却装成大醉的样子，东倒西歪，摇摇晃晃地走进林子。走了也只是三、五十步，就看见树荫下一个金刚力士般的魁梧大汉，披着一件白布衫，躺在一把交椅上乘凉。武松斜眼瞅了一瞅，断定这人是蒋门神无疑。武松却装着没看见，一直走了过去。只见前面十字路口一个大酒店，店前高高立着一杆大酒旗，上面写着“河阳风月”四个大字，再看门前两根柱子上分别写着：醉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。那真是气派非常！细看店里，半边摆着不少桌子，半边摆着三只大酒缸。中间陈列着柜台，里面还坐着一个打扮妖艳的妇人。这是蒋门神刚到孟州时娶的小老婆。武松摇晃着身子进店后，拣一张对着柜台的桌子坐下，一边双手敲着桌子叫店家打酒来，一边用眼睛盯着那个妇人。酒保听见有人叫，赶忙过来问：“客人要打多少酒？”武松说：“先打两角酒来尝尝。”酒保去那妇人处端来两角酒，武松拿起一闻，摇着头连声嚷嚷不好，叫酒保换好酒来。酒保以为他醉了，不好生气，只得拿到柜上让那妇人重换好酒。不想换上来的酒武松仍说不好。酒保无奈，忍气吞声地跑到柜台边，对那妇人说：“这客人醉了，好象故意胡闹生事，娘子休和他一般见识，胡乱再换一些好酒给他就是了。”那妇人又换了些好酒，让酒保给端上来。武松尝了

尝，才说：“这酒还有些意思。”随即又问：“伙计，你家主人姓什么？”酒保答道：“姓蒋。”武松把眼一瞪，大声说：“他为什么不姓李？”柜台里的妇人听见，生气地骂道：“这个贼小子，在哪里喝醉了酒，跑到这里来撒野！”酒保随声附和说：“象是个外乡佬，不懂规矩，在那里放屁！”武松听见，故意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酒保忙答道：“我们自己说话，不干你的事。快喝你的酒吧。”武松接说过：“那好，就叫你那柜台里的妇人出来陪我喝酒。”酒保大惊失声，叫道：“不要胡说！这是我家主人娘子。”武松却说：“主人家的娘子又怎么样，陪我喝几杯酒也算不了什么！”那妇人听了，勃然大怒，一边骂，一边从柜台里跑出来。武松早已把土布衫脱下，抢步上前，正好抓住那妇人，一手提起腰胯，一手揪住头发，顺手一扔，只听扑通一声，那妇人头朝下栽到大酒缸里。

店里的伙计们见主人的娘子被扔进酒缸，有几个会拳脚的便一齐上前要和武松动手。武松转身从柜台里出来，一手一个，提起两个伙计，也扔进酒缸里。接着一拳一脚，又打倒两个，其他的伙计见势不妙，撒腿逃跑。其中一个直朝林子里奔去。武松看见，知道他一定是给蒋门神报信去了，心里想：正好，咱就迎过去，在大路上把他打倒，也叫众人笑一笑，便大步赶了上来。

那人果然去给蒋门神报信。蒋门神听了，大吃一惊，急冲冲地跑来。两人正好在大路上碰面。蒋门神火在气头上，又见武松跌跌撞撞，象喝醉了酒的样子，所以也不搭话，奔上来照着武松的面门就打。不料武松双拳在蒋门神的眼前一晃，转身便走。蒋门神更加生气，紧追上来。武松忽然飞起

一脚，蒋门神没有提防，要躲已来不及，正踢在他的小肚子上，蒋门神“嗷呀”一声，弯下腰去；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武松转身又飞起右脚，直踢在蒋门神的额角上，蒋门神便望后倒下来。武松上前一步，踩住他的胸脯，举起拳头，照蒋门神脸上就打。武松刚才使的这一招，叫做“玉环步，鸳鸯脚”，是武松的拿手本领。蒋门神连名都叫不出，更别提招架了。

蒋门神在地上被打得直喊饶命，武松大声问道：“你要我饶命不难，但要依我三件事！”蒋门神忙说：“只要好汉能饶命，别说三件，就是三百件也依你。”武松便对他说：

“第一件，你赶快离开快活林，把酒店交还给原主金眼彪施恩。”蒋门神连声答应：“依得，依得。”武松又说：“第二件，饶你起来后，去把快活林的所有头面人物都请来，一齐向施恩陪礼。”蒋门神也答应了。“第三件，今天你交还了酒店，马上离开快活林。今后不许你再在孟州住。否则，我见你一次，打你一遍；见十次就打十遍。轻则打你半死，重则结果了你的性命！”蒋门神为了逃命，哪敢不依，连说：“依得，依得，蒋忠都依！”武松又说：“不要说你这蠢货，景阳冈上的老虎只用了三拳两脚，就被我打死了，量你也不敢不依。”蒋门神这时才知道他是武松，吓得连连告饶。武松一把提起蒋门神，再看他：鼻青脸肿，脖子歪在一边，满头满脸都是血。

这时，施恩也带着二、三十个壮汉赶来，看见武松已打败蒋门神，十分高兴。武松对蒋门神说：“原主已在这里，你快去请人来陪礼！”蒋门神答道：“好汉，请先到店里坐坐，我马上叫人去请。”武松和施恩等人进店一看，酒浆流

了一地，两个伙计还在酒缸里挣扎，那妇人已从缸里爬出来，脸上又是血，又是酒，污浊不堪。其他伙计跑得一个不剩。不一会儿，镇上十来个头面人物都到了。武松请他们都坐下，又叫人端上好酒，喝过数碗，武松开口说：“诸位高邻，我听人讲，这座快活林酒店原是施恩小管营的，却被这蒋门神仗势抢占。我平生最恨这种横行霸道，蛮不讲理的人，因此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本想今天把这姓蒋的一顿拳脚打死，除去一害，但看在众位高邻面上，暂留他一条性命，却不许他再住在此地，如若不然，被我碰见，景阳冈上的老虎便是他的下场。”众人听了，才知他就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，连忙起身向他陪话：“好汉息怒，我们这就让蒋门神搬走，归还酒店。”蒋门神哪里还敢吱声，当下就点清了店里所有的东西，交还给施恩。然后雇了一辆车，拉上自己的行李，耷拉着脑袋走了。

血 溅 鸳 鸯 楼

武松在快活林把蒋门神痛打一顿，赶出了孟州城。酒店归了施恩，生意也越来越好。施恩十分感激武松，把他留在店里，待如上宾。

光阴似箭，转眼过了一个多月。一天，施恩正和武松在店里说些拳棒枪法一类的闲话，忽然从外边来了两三个军汉，后面牵着一匹马。军汉一进店就寻问谁是打虎的武都头？施恩一看，认出是孟州城的都监张蒙方衙里的亲随，便站起来说：“你们找武都头做什么？”军汉回答：“奉了都监相公的钧旨，听说武都头是个好汉，特地派我们来请他。现有张都监的钧帖在此。”说完递上钧帖。施恩看完，心里寻思，武松这一去，不知是祸是福，实在叫人不放心！不去罢，张都监是我父亲的上司，武松又是发配来的囚徒，都属他管辖，又推辞不得。因此，感到十分为难。再三考虑，只有让武松去一趟。于是，拉过武松，小声说：“兄长，张都监派人来接你，你是怎样考虑的？”武松是个直性子，也没多考虑，便答道：“他既然来接我，去一趟也不妨。”施恩又叮嘱道：“兄长此去，一定要小心在意，快去快回，免得小弟挂念。”武松进屋换好衣服，告别了施恩，骑上马，随军汉们直奔孟州城。

到了张都监府上，张蒙方早在厅上等候，见了武松，高兴地说：“快请上来。”随后，上下打量了武松一番，嘴里

夸赞道：“果然不凡！早知道你是个讲义气，重交情，敢作敢当的英雄好汉。只可惜我帐前却缺少这样一个知己人。”说着叹了一口气。忽然抬头问道：“不知你是否愿做我的亲随？”武松是个吃硬不吃软的汉子，见张都监这样看得起自己，连忙称谢，答应下来。张都监大喜。马上叫家人端上酒饭，亲自款待武松。武松喝得酩酊大醉，当晚就住在厅前的耳房里。第二天，张都监派人到施恩店里取回武松的行李。从此，武松就住在张都监府里。

张都监每天早晚都叫武松到后堂陪他一起饮酒吃饭，又让裁缝给武松做了一身全新的秋衣，府里可以随便走动，把他当亲人一般看待。武松自然高兴，从心里感激张都监，还以为张都监是真心抬举他！惟一的心思是，自从到这里以后，没有工夫去找施恩说话；他虽然不断派人来看望，可始终没见到他本人，令人挂念。

武松不觉已在张都监家住了将近一个月，到了中秋节这天晚上，张都监在后堂鸳鸯楼摆下筵席，请武松前来饮酒赏月。武松到了楼上，看见席上还有张都监的夫人眷属，觉得不便，转身就要告退。张都监哪里肯放，说：“你已是自家人，有何不便？”经再三挽留，武松才入席坐下。喝过几杯以后，武松又要告退，张都监还是不让走。席间，张都监不断叫丫环给武松敬酒。两人一边喝，一边谈论枪棒，张都监又让人给武松换上大杯，说：“大丈夫喝酒，哪能用小杯？”武松一时高兴，只顾痛饮。这时，明月东升，银光泻地，景致极佳。张都监高兴，从里面叫出一个心爱的，名叫玉兰的丫环给大家唱曲助兴。玉兰放开嗓门唱道：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……”唱完，立

在一边。张都监又叫玉兰敬酒，敬到武松跟前。武松头也不敢抬，远远接过酒杯，一饮而尽。张都监指着玉兰，对武松说：“这个丫环，聪明伶俐，不仅懂得音律，女红也很好。如果你不嫌她低微，找个吉日良辰，你就娶她为妻，如何？”武松连忙站起来推辞。张都监却说：“我既出口，绝不失信，你就不要再推辞了。”说完，接连给武松斟酒，武松一连喝了十数杯，觉得酒劲开始涌上来，担心酒后失礼，便起身谢过张都监夫妇，回到自己房里。

武松躺在床上，因为喝多了酒，感到浑身燥热，肚里胀闷，无法入睡；索性脱去上衣，拿了一条哨棒来到院子当中，趁着月光使了几路拳脚。身上才觉得好些。看看已是三更时分，武松回房正要脱衣入睡，忽然听见后堂一片喊声：

“有贼，捉住他！”武松一想，为什么不去捉拿盗贼，也好报答张都监的一片恩情。于是，提起哨棒，直奔后堂，迎面正碰上玉兰。玉兰见是武松，慌慌张张地说：“贼已跑到后花园去了。”武松听了，便又向后花园跑去。四下找了一遍，却又见一个人影。武松心里疑惑，转身出来，没提防被暗处一条板凳绊倒，正要爬起来，两边跳出七、八个军汉，口喊捉贼，上前就把武松用麻绳捆住。武松急得直叫：“是我！我是武松！”军汉们不容分说，就把武松带到厅上。

厅上灯火通明，张都监坐在厅上。武松见了，叫道：“我不是贼！我是武松！”张都监却怒目圆睁，指着武松大骂：“你这贼配军，我一力抬举你，把你当做自家人，不想你却偷到我的头上。”武松分辩说：“相公，我是来捉贼的，怎么倒把我当成了贼人。我武松是个顶天立地，光明磊落的好汉，从不干这种事。”张都监根本不听武松分辩，立